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名人传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一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法] 罗曼·罗兰/著

探 求 人 生 真 谛 汲 取 人 生 力 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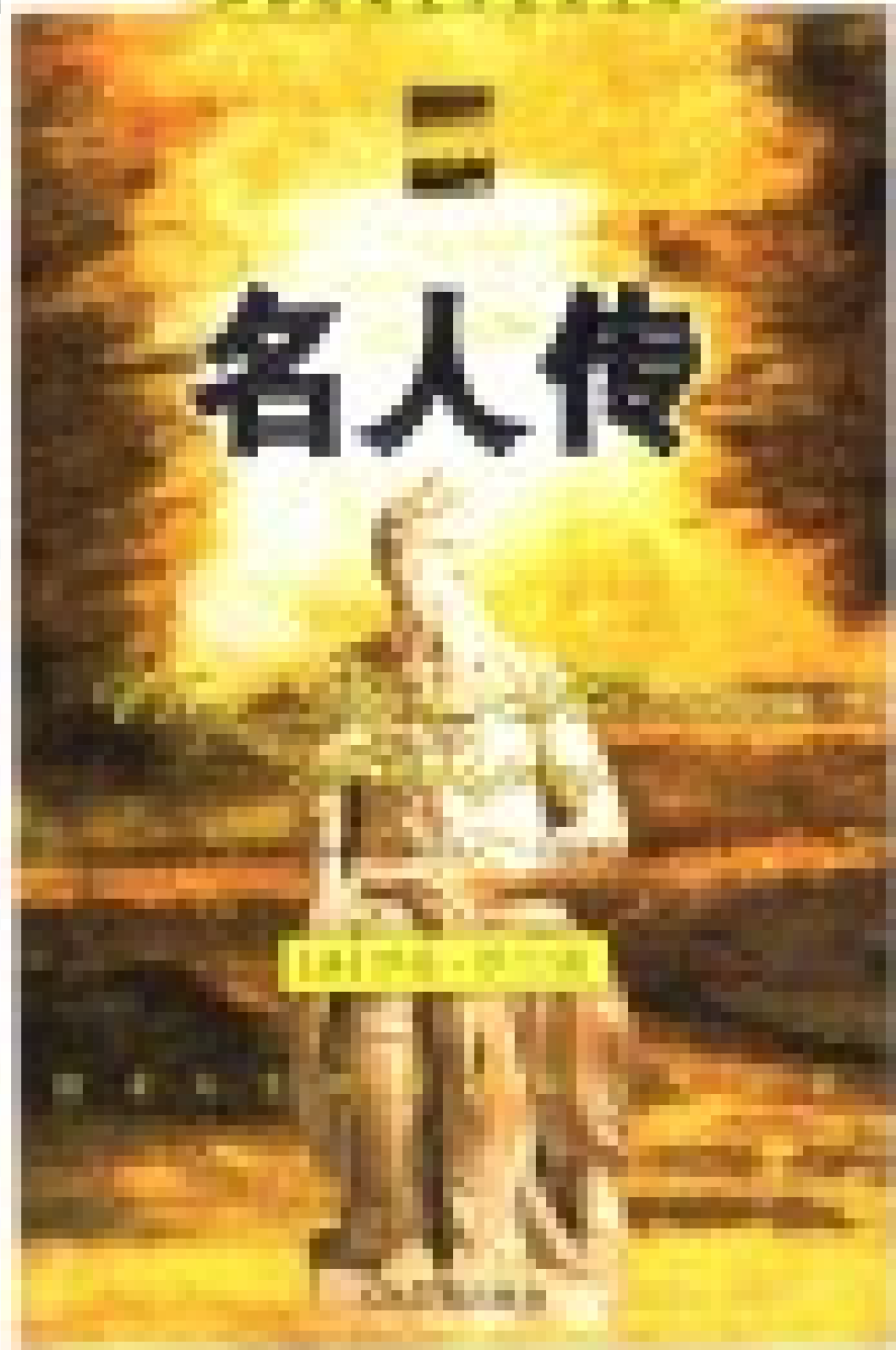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三

名人传

傅雷 著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仝彦芳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传/(法)罗曼·罗兰著;全彦芳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8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53-970-2

I. 名… II. ①罗…②全… III. 长篇小说-法国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418 号

书 名: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二)

主 编:张海军
译 者:全彦芳
责任编辑:许南方
装帧设计:郑 琪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石家庄市东兴制版印刷厂

字 数:1480千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0
印 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970-2/I·090
文库定价:130.00元

目 录

贝多芬传	(1)
原序	(3)
贝多芬的遗嘱	(26)
海林根施塔特遗嘱	(26)
书信集	(29)
致阿曼达牧师的信	(29)
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博士的信	(31)
致韦格勒的信	(33)
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冯·布罗伊宁给贝多芬的信	(35)
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	(38)
致韦格勒的信	(39)
致莫舍勒斯的信	(40)
思想集	(41)
关于音乐	(41)
关于批评	(44)
米开朗基罗传	(45)
原序	(47)
导言	(49)
上篇 战斗	(57)
一 力	(57)
二 力在瞬间的崩裂	(68)

名人传

三 绝望	(76)
下篇 舍弃	(84)
一 爱情	(84)
二 信心	(98)
三 孤独	(110)
尾声	(115)
死	(115)
这便是他神圣的痛苦的一生	(118)
托尔斯泰传	(119)
原序	(121)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200)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205)
托尔斯泰致甘地的信	(215)

贝多芬传

名人传

原序

在我写《贝多芬传》这个小册子时（25年弹指而过），我并没有打算从事和音乐有关的事。1902年，我陷身在苦难的旋涡里面，交杂着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从巴黎逃离了。

在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屡次鼓舞我的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数日。在他曾经置身的波恩家，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重见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欣赏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交响乐演奏会。然后与其单独相处，在迷雾如梦的莱茵河畔，在四月那灰暗的潮湿的日子里，我心弦颤动，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完全感染了我，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伴随他的祝福，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精神抖擞，信心倍增，重新树立人生信念，并向神明唱起痊愈病人的赞歌。——这赞歌就是这本小册子。《巴黎杂志》初载，佩居伊再版。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本书竟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播开来。不过，凡事各有浮沉。

很内疚的是，我不得不描述一些细枝末节。今日有人前来从这支赞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我应该有所反应。我有做史学家的机会。我在《亨德尔》和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贝多芬传》却绝不如此，它并非学术之作。它只在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左近清唱，它复苏了，它振作了，它在感谢救世主。我明白，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和爱情的行为皆如此。我的《贝多芬传》也不例外。

抢购中，几乎人手一册。这种好运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节，在法国，有数百万人的理想主义者被压迫着，他们迫切期待着一声解放的呐喊。在贝多芬的音乐里洋溢着那种声音，于是，他们便全心呼吁着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会忘记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弥撒祷告时唱《天主羔羊》——谁会忘记注视着祭献，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盈满痛苦的面庞！今日之生者与昔日相隔太远。（谁知他们会不会和未

名人传

来者切近一点?)从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都被狂风吹尽:战争是无底洞,一代一代中最优秀者都没有了踪迹。我的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有他们形象的痕缕。有一个孤独者的心血,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他们从中寻觅到了自己的影子。

短短几日内,这本出自一个无名小卒之手的小册子,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外流,在市上传播。于是,它的主人再也不是我一个人。

我刚刚重温此作;虽然瑕斑自现,我却将不再润笔涂鸦。那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应该保留其原貌。适值贝多芬百年忌日,我缅怀那一代,同时也颂扬它伟大的同伴、刚直与真诚的大师,指点我们珍重生死之间的大师。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全心向善，爱自由凌驾于万物之上。

纵将王位施与，也永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矮小粗壮的他有着一副运动员般的结实骨架。一张阔脸褐红如土，只是到了垂暮之年，尤其是冬季，当他远离田野，独处一室时，就变成病态般的蜡黄。他的额头宽大，突起。头发极为乌黑浓密，好像从不知梳子为何物，逆立向天，犹如梅杜莎头上的乱蛇。闪烁着神奇光芒的双眼，使所有目睹者为之震慑；其细微差别却很少有人能分辨清楚。蓝灰色的眼睛常被人误认为是黑色，一张褐色的脸上，双目闪射出一道粗野之芒。它们狭细且又深陷，有时会因兴奋或激忿突然变大，眼珠会不停地在眼眶中溜转，它们内含着的全部奇妙的真正思想会在此时奇妙地反映出来。双眸中时常透露着一抹忧虑，凝望着天宇。一张狮子脸鼻梁头宽大短而方。一张细而滑的嘴，下唇有些超出上唇。一排似乎能磕裂核桃的坚硬的牙床。右下颏一个深深的酒窝映衬得脸极其不对称。英国钢琴家莫舍勒斯说：“他笑时极富魅力，交谈时，又常带着一种惹人怜爱且令人鼓舞的神情。但他的笑却有些别扭、粗野和丑陋，笑声极为短促。”——有这种笑的人很少尽情地享受欢笑。表情宛若常戴着阴郁的面具，是“一种难以医治的忧伤”。德国诗人雷斯塔伯在1825年说看见“他温柔的目光和他那揪心的痛苦”时，险些落下泪来。1826年，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见到他时，他正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地坐在角落里。在临死前那段日子里，这种习惯越来越浓重。有个朋友对他说话。他凄然一笑，将一个小小的谈话记录本从口袋里掏出，并用其聋子特有的尖叫声让对方把话写在上面——他的脸色变幻无常，或是灵感突现，甚至是在街上，会让行人惊慌异常，或是他正弹琴时恰巧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经常隆起，青筋暴现；野性的眼睛甚是骇人；嘴唇颤抖；神态酷似被自己招来的妖魔所制服的巫师。”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在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座残破小屋的阁楼上呱呱坠地。他的祖籍是弗朗德勒。祖父是地方大公的乐长，才华横溢，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贝多芬那奔放独立的性格。父亲是个男高音歌手，没有什么才华，还酷爱杯中物。他的母亲是一个女佣，起先嫁给男佣，丈夫死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涩的童年，不像莫扎特的家庭充满温情。从那时起，人生就向他发起凄惨而残暴的进攻。他父亲想挖掘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当神童一样四处夸耀。年仅四岁，父亲就将他一连数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将他锁进房间。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不过幸好他没有永久地放弃这门艺术，才得以使我们数百年来的心灵不再寂寞。为了使贝多芬学习音乐，父亲时常使用暴力。他年少时就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方设法挣钱糊口，这些重任对他来说实在是为时过早，但却不得不郑重面对。十一岁，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他成了管风琴手。1787年，母亲因肺结核去世了。“对我来说妈妈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尊敬，她是我的挚友！当我会喊‘妈妈’这个温馨甜蜜的称呼，而她又听得见的时候，我可算世界上最幸福的了”；这对贝多芬打击很大，他以为自己也染上了与母亲一样的病；他因此经常感到不适；还有他那甚于病痛的忧郁。十七岁，他掌管了全家，担负起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父亲已无力掌管门户：别人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防止他乱花。他不得已要求嗜酒如命的父亲退休，这些悲惨情景带给他心灵巨大的创伤。在波恩的一户人家，他找到了精神的安慰，那是他始终珍惜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学音乐，并将她领入诗歌的殿堂。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或许两人之间早已有了一种很微妙的感情。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贝多芬的好友韦格勒医生；他们多年来情谊绵绵，彼此来往的信件可作证明。三人垂暮之时，其友情如酒一样愈发香醇，心灵也如昔日般青春。

尽管童年悲惨异常，但他对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却始终有着一一种凄凉而温馨的回忆。他不得已离开波恩，来到了他差不多度过了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和它凄苦的近郊，他从来没有忘怀过莱茵河，被他

称为“我们的父亲河”的莱茵河的庄严，它真的是那么活跃，盈满人性气息，好像是一颗无所不包的灵魂，数不尽的思想及力量在河里流淌；并且在莱茵的流域中任何地方都比不上亲切的波恩的美丽，威武，温柔。莱茵河用它那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把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浸润着。在这里贝多芬一直生活到二十岁；他少年时的心灵之梦在这里凝结，——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在水面上懒洋洋地漂浮着，雾气中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将它们的根浸入平静且又急速的水流中，——那些村庄、教堂、墓地，无精打采地对河水流露着诧异，——而泛蓝的七峰山在苍穹里描绘出昏暗的身影，已成废墟的古堡在山上矗立着，显现出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永远怀念这片故土；生命的最后一刻亦是如此，他梦想着能故地重游，却成了永久的遗憾。“我可爱的祖国，那生我养我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如当年一样美丽，闪亮。”

* * * * *

迅速席卷全欧洲的大革命爆发了，它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贝多芬。波恩大学成为新思想的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就已经注册入学；他经常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教授的德国文学课。当传来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四射的诗，激荡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革命诗集。在预订名单里就有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迫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定居在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前往的途中，他遇到向法国开进的黑森军队。那高涨的斗志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1796年和1797年，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之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尽情歌颂大革命的敌人却是毫无办法的：大革命已把世界征服，也征服了贝多芬。自从1798年开始，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来往甚密。通过交往，他的共和派情感越来越坚定，在日后的生活中，这种情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施坦豪泽在这一时期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展示了他当时的形

象。同贝多芬以后的画像比较，这幅画如同法国名画家盖兰的拿破仑画像之于拿破仑的其他画像，那是一张冷峻的脸，满是野心勃勃的烈焰。与画中的贝多芬相比，他显得老成一些，消瘦，笔挺，高颈使他僵直，目光不屑而紧张。他了解自身的价值；他确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在笔记里，他写道：“勇敢不屈！虽然体质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赢得一切……二十五岁！这不是已经到了吗！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在这一年必须表现出完整的个人魅力。”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举止粗俗，态度傲慢，表情阴郁，外地口音浓重。但是，只有几个密友清楚他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藏匿的善良心地。在给韦格勒写信时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譬如说，我见到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假如我的经济能力使我难以马上接济他的话，只要我坐到书桌前，须臾之间，我就能解除他的困境……那该是多美妙的事。我的艺术要为穷人们的利益服务。”

苦痛已经将他的门敲响了；它一旦附身纠缠，就再也无法驱散。在1796年到1800年间，耳疾在他身上肆虐起来。耳朵不分昼夜地嗡嗡作响；他的内脏也让他痛苦异常。他的听力急剧下降。好几年里，他都刻意隐瞒着事实，就连最心爱的朋友与家人也不例外；为避免自己的残疾被发现，他一直躲避人群；他独自把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着。一直拖到1801年，他无法再隐瞒下去了；他绝望地将秘密透漏给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两人皆是他的挚友。

“我亲爱善良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盼望有你经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是不幸至极。你知道，我的听力——我最宝贵的东西，已经远远不行了。……我还能治愈吗？我是抱有这一美好的幻想的，只是太渺茫；这样的疾病是最难医治的。我必须悲惨地生活着，远离我喜爱和对我甚是珍贵的一切，……我必须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隐藏！的确，我曾想过要战胜这些灾祸；可这又怎么能做到呢，……”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说：“……我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两年中，我避免一切社交，因为我是个聋子，我无法与人交谈。假如我从事别的职业还可以忍受；但干我这行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宿敌很多，他们对此将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必须特别靠近乐队坐着才行，否则无法听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些的话，乐器和歌声的高音我都听不见了……当别人小声说话时，我几乎一点也听不到，

但如果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无法忍受……我时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是普塔克激励我听天由命。假如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决定向命运挑战；可是，在某些时候，我就是造化最可怜的玩物……只有默默忍受！太悲惨太残忍啊！而我又别无选择！”

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这种悲剧式的愁苦有所体现，像第十三号作品《悲怆奏鸣曲》（1799年），特别是第十号作品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令人惊奇的是，并不是所有作品中都含有这种愁苦，也有许多作品，像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表现出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也许是让心灵的痛苦沉淀得有一段时间吧。心灵太需要欢乐，当它缺少这些时，就必须靠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生活。昔日的美好时光不会突然消失；在不复存在之后它们仍将永远闪耀着光芒。在维也纳痛苦独行的贝多芬，常留恋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赞美了莱茵河，其中令人们感受到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期盼。在某些篇章，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人们多么惊奇地察觉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出来的未来天才的目光。像意大利名画家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耶稣幼时纯真的眼睛，人们已经能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悲剧。

在肉体痛苦之外，另一种苦痛又增添了。韦格勒说他见过的总是带着强烈热情的贝多芬。在激情和欢娱之间从无相交之处。今天人们把两者混为一谈，那只能表明大多数人是愚昧无知的，不了解激情也不易得到。贝多芬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他在爱情的神圣方面有着一丝不苟的信念。据说他难以原谅莫扎特，因为他写了《唐·璜》，而这在贝多芬看来是在糟蹋才华。他的好友辛德勒十分肯定地说，“一种童贞伴随他走过了一生，他不会因无德无道而悔恨抱怨。”如此的人生必将遭到爱情的愚弄，成为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如此。他一直痴迷狂热地去恋爱，他一直向往着幸福，一旦幸福破灭，接下来的就是痛苦的煎熬了。只有在那种爱情和高傲反抗的轮回之中去探寻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源泉，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的日趋成熟，贝多芬激昂的性格才在悲苦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似乎成了能引起他的激情的对象，他将那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 1802年）献给了她。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写道：“现在我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生活着，与人交往也多了起来……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这一变化；我们彼此相爱。两年来，这是我初次拥有幸福的时光。”为此他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残疾，以及他无法娶这个他钟爱的女子的现实境况之艰难。其次，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给贝多芬带来痛苦，并于1803年11月，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如此的激情极强烈地摧残着他的心灵；而对贝多芬这个心灵本已经被病魔折腾得脆弱了的人来说，这种狂热极可能将他毁灭。这是贝多芬一生中最濒临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绝望得无力挣扎，他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可以证明他滴血的心灵，上面写着“等我死后才能拆看并执行”。那是抗争的和浸入骨髓的痛苦异常的呐喊。听到这种呐喊的人怎能不悲从中来。他几乎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刚强的道德情操不让他如此。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即使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了无踪影了。噢，上帝啊，给我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太久太久没有听见美妙的欢乐声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它啊？……难道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可太过残忍了！”

这是一种将死的哀鸣；不过贝多芬的生命又延续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是不肯向挫折屈服的。“随着智力的发展，我的体力不断增强……我感觉到我的青春又来临了——它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向窥见而又无法确定的目标接近……啊！假如我能将这病魔摆脱，我将把全世界拥抱！……没有任何歇息！除了必要的睡眠，我不需要什么休息；可我不幸的，必须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在睡觉上。只要我能将病魔摆脱一半，那就会睡好的！……但，我将难以忍受这病痛。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不能使我屈服……啊！人能活千百次那该多好啊！”

这爱情、意志、沮丧和骄傲的相互交替，夹杂着内心的悲苦，在1802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都有反映：《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它包括一段如悲怆凄凉的独白般的

吟诵体。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据格莱尔的词谱写的六支刚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展示了他年少时的爱情，能够觉察到，他的意志居于了主导。一种难以抵抗的力量把他那忧郁的思想涤荡。沸腾的生命荡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向往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无药可救的不幸；他期盼治愈，他渴望爱情；他充满了憧憬。

* * * * *

在好几部作品中，其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之强烈紧凑震撼着人们。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这种感觉极为显著。这种音乐所独具的英雄气概让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大革命已到达维也纳。贝多芬因之而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在亲朋好友中间他主动谈论时局，用他少有的聪颖、犀利而明确的目光审视着。”他倾注所有的同情在革命党人身上。他晚年最知心的朋友辛德勒说：“他热爱共和。他赞成无约束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共同缔造共和民主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普选，希望波拿巴能将它实行，从而把人类幸福的基础奠定好。”他像革命的古罗马人一样，受着普鲁塔克思想的熏陶，幻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缔造的英雄共和国，因而他连续写出了帝国史诗般的《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支纯粹的革命的乐章，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重大的事件在伟大而孤独的心灵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和纯洁，哪怕同现实交锋也毫无衰弱之势。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浮现着，焕发出史诗般的光彩。在他这期间的作品中它们的踪影处处皆是，大概他自己并没意识到：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有暴风雨在呼啸；在俾斯麦说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麦说：“如果我经常听它，我将永远顽强英勇。”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即使技巧的炫耀都很悲壮，好像有千军万马在狂奔，势如破竹。——这无可惊讶。贝多芬在写有关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